

抗戰戲劇叢書

IV

債血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趙清閣著



抗戰戲劇叢書之四

血

債

趙清閣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趙 清 閣	出 版 者	藝 文 研 究 會
發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抗戰戲劇叢書之四 血 債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目次

血債(獨幕舞台劇)	1
把槍尖瞄準了敵人(獨幕舞台劇)	23
一起上前線(街頭劇)	37
最後關頭(街頭劇)	45
報仇雪恥(街頭劇)	51

血 債 (獨幕舞台劇)

時間：廿七年二月二十日

地點：開封

人物：鄭曼娜，十九歲的女郎，美麗活潑。

李君達，二十三歲的青年，英俊熱情

有點神經質。

陳素，二十五歲老誠穩重的女性

劉子明，五十餘歲的沒落軍閥，狡猾

奸詐。

茶房，廿五六歲的侍者

佈景：一個旅館的房間

室左：床，茶几，椅，門

室右：寫字桌，桌前有椅子，桌上置
相架，並有香烟及酒一瓶，鮮花。

開幕：曼娜打扮得清素美觀，正愉快地在唱

着歌收拾什物，特別是把像架擦了又
擦，坐下癡癡地凝視着。

(陳素輕輕推門入，悄悄至曼娜背後
掩着曼娜的眼)

曼娜：誰呀？怎麼不作聲呢？(摸陳素手)快說

是誰呀？是不是……(欲言又停)

陳素：是誰？快說你預備猜誰？不然，我就不放
手！

曼娜：呵！原來是素呵！我剛才還以為是君達
呢，真淘氣！

陳素：君達？君達是誰？(放開手把曼娜轉過面
來相對看)是不是你的愛人？

曼娜：是愛人又有什麼稀奇呢？難道你沒有？

陳素：真的，我從來也沒有戀愛過。（說罷坐在椅上，曼娜站起。）

曼娜：（撇嘴，做不相信狀）說謊！（高喊）茶

房拿茶來！

茶房：（走進）是！鄭小姐！

陳素：（發現寫字台上的照片，仔細觀看，很詫異的樣子！）這不是劉玉成嗎？

曼娜：什麼劉玉成？他就是我剛說的李君達，你

大概認錯了人吧？（不介意的樣子）

陳素：（再三觀看，思索一刻後）一點也不錯，

這就是劉玉成！（自言自語的）也許他改了名姓；不過他的面貌我是怎樣也不會認錯的。

曼娜：怎麼？你真認識他嗎？

茶房：（一杯放陳素面前，一杯放曼娜面前）請

喝茶！（說罷下）

曼娜：那末你可以告訴我在什麼地方認識他呢？

（微感不安地狐疑的表情）

陳素：當然可以告訴你。我和他在天津的時候，是中學的同學，他是瀋陽人，我們分手已經八年啦，想不到現在又得到他的消息。（言次欣慰）

曼娜：（更覺不安起來）呵……

陳素：（這時忽觀察到曼娜的態度，恍然大悟）

曼娜，你可不要誤會呵！我和玉成不過是一個同學，別的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他從前

環境很不好，所以我很同情他；此外就沒有什麼了，（稍停）你儘可以放心得啦！（拍

曼娜肩）

曼娜：（轉愁為喜）瞧！你又貧嘴啦。今天我接

到你的信非常高興，好容易在這個時候又能

碰着，差不多分別一年多啦，見了面，你就

什麼也不說，儘和我搗亂。（稍停）真的，

當了大教員連老同學也看不起了，信都不給

一封。（偽嗔的）

陳素：你那曉得我每天連安心安意地吃一頓飯的

工夫都沒有，整個時間全花費在教書改卷子

上面，忙來忙去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忙些什

麼？你還忍心譏諷我。

曼娜：素，你實在太辛苦了！（安慰地）

陳素：辛苦一點我倒不在乎，不過像這樣的生活

有什麼意義呢？尤其現在學校不開課了，對

於我們作教員的又沒有個處置辦法，我自己

真不知道要幹些什麼好？要走到那裏去？老

家是歸不得了，前途茫茫，真慚愧活着。

（懷喪地）

曼娜：素！快不要這樣，應該達觀點才好！

陳素：達觀？叫我從何處達觀起呢？

曼娜：（親切地）素，我們還年青，尤其在這個

時代，絕不應該消極、悲觀；我們應該有堅

強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努力為國家為大眾

謀福利。君達過去也是很苦惱，消極，現在

他已經給神聖的民族戰爭喚醒了！他覺悟一

個人應該為光明而奮鬥。從前我自己也患過

年青人的通病，常為一點小事傷心流淚。可

是如今我明由了一個人除了家庭還有民族，

除了父母還有大眾，因此我就把生命獻給國

家。素，你是曉得我的，十歲死了母親，幸

喜父親待我很好，可是，這次上海作戰的時

候，可憐他老人家犧牲在鬼子的炸彈下了！

（悲傷）好在我還能想得開，爲了要安慰死去的父母，我要竭力使自己成就一個有用的人，我立誓要替父親和許多被屠殺的同胞復仇。甯願整天爲救亡工作勞動不休，不願偷生苟安片刻。素！我希望你和我攜手走向那最光明的路。參加到我們的團體來工作，可以充實你的生活。

陳素：好朋友，想不到你竟變得這樣富有革命精神的女郎，我真佩服你，並爲你的前途祝福，但願我也能跟在你的後面活躍起來！我一定決心從此和你走上一道！

曼娜：（伸手與之緊握）好素素。希望你從新作人！

陳素：對啦，你的朋友怎麼還不來？

曼娜：他大概昨夜又是睡晚了還沒有起床哩！茶

房！

茶房：鄭小姐，什麼事？

曼娜：你到樓下十五號房間請李先生快上來。

茶房：是！（說罷下）

陳素：怎麼？你們是在一道的嗎？

曼娜：是的。我們從上海帶了救亡劇團沿着京滬線，津浦線，隴海線，走了許多地方，預備再由開封去平漢前方演戲給戰士們看。不過團體只我一個是女的。素！以後你來了就好啦！

陳素：呵！那麼你是怎樣同他認識的？

曼娜：還是去年他在上海編報的時候，我時常投稿，所以才認識他。

陳素：這麼說你們倒是志同道合的情侶啦！（開心地拍曼娜肩）告訴我，你們什麼時候結婚

呢？我一定要吃你們的喜酒哪！

茶房：（推門入）鄭小姐，李先生還沒有起來。

（說罷出）

曼娜：（搖頭微笑）我早知道。（稍停）結婚，在這國難嚴重的時候，還談不到。尤其君達也最怕提這個，他說等戰事停止以後，他還要徵求他母親的同意才能決定哩！（稍停）喂，剛才你說他的環境很壞，是不是說他在家庭裏很不自由？

陳素：（驚訝的）怎麼？你還不知道他的身世嗎？

曼娜：（亦驚訝）什麼身世？我從來也沒有聽他說過呀！只常聽他發牢騷，却不知道為什麼？

（至陳素面前作洗耳恭聽的樣子）

陳素：這你也不能怪他，只因爲他的身世太悲慘了，不要說是他自己沒有勇氣講，就是我知道

道一些，也不忍心輕易地說出來。

曼娜：（奇，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請你快告訴我吧！

陳素：咳，說起來實在難過，他的父親在廿幾年前本是瀋陽城內一個有名的新聞記者，這人生平疾惡如仇，他覺得既然站在輿論者的立場，就應該勇敢地面，不畏強頑，不辭勞怨，而忠實爲人民的喉舌，作大眾的播音機，在報紙上常常抨擊一個殘酷暴虐、屠殺人民如豬狗的萬惡軍閥，他把那個軍閥的所有罪狀全給揭穿，本着大無畏的精神替人民呼號痛苦，要求正義，抱打不平。可是，那時革命軍的勢力，還沒有達到東北，因此那個軍閥就把他捉住了。

曼娜：竟有這樣殘忍的事嗎？

陳素：殘忍的事還多着呢！那時他（指君達照片）

才五歲，還有一個不到兩歲的妹妹。他母親正預備帶着兩個孩子逃到鄉下去。那知軍閥又把他娘兒三個都捉了去，因為看見他母親長得很漂亮，於是起了野心，說：只要她肯嫁他，就放他的丈夫活命，可憐的她爲着救丈夫就只得答應了。結果，她的丈夫還是被殘害，她知道了就要圖自盡，可是軍閥又拿着她一雙兒女的性命爲要挾，她爲了兒女不得不屈辱地生活下去，玉成兄妹才得活命。不然，他那裏還能有今天？（感嘆）以後那個軍閥因爲沒有兒子，看見玉成很聰明，更存下奪取的念頭，但恐怕玉成長大了知道了真情不安當，所以想法子將她母子隔開，當玉成才七歲的時候，就被軍閥送到天津，交給

一個僕人撫養，又把玉成的妹妹。偷偷地送到別處，這樣免得她們的母親將來把實情告訴他們，所以玉成一直當軍閥是他的親生父親，那裏曉得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呢？我在天津高中畢業那一年，他已經是高中二年級了。大概十七歲吧，聽說他仍舊還不知道實情，你可以想到那軍閥毒辣的手段和防備的周密了，他殺死人家的父親，強佔人家的妻子，又劫奪人家的兒女。真是萬惡極了。世界上沒有比這更殘酷無理的事了。

曼娜：（激憤地傷心地下淚）

陳素：呀，你哭啦！

曼娜：（拭淚）再講下去吧！告訴我那軍閥叫什麼名字？

陳素：以上我是從一個朋友那裏聽來的，當時他

堅持不講出軍閥的姓名。九一八前我在上海也還和玉成通過兩封信，他說畢業了就進本省的東北大學讀書。後來九一八發生以後，

聽說他失蹤了，我簡直莫明其妙，我當時想不是爲了幹救國運動被害，便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後替父母報仇又給那個軍閥殺死了。想不到他還安全在這個世界上，（稍停）

曼娜：關於這些難道玉成沒有向你談過嗎？

曼娜：沒有，這樣慘無人道的事，真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那萬應的軍閥假被我捉住，我一定要千刀萬剮地殺死他，替君達報仇！

（用力拍案）

陳素：聽說那軍閥還活着呢，而且九一八以後又在瀋陽幹過一個時期的漢奸活動。

曼娜：既然這樣，我一定設法剷除他。

陳素：（拍曼娜肩）好極了，你既然有這樣心腸願幫助玉成，也不難替他報仇了。

（敲門聲接着君達挾一捲稿子入）

曼娜：（忙上前迎接）這時候才起床嗎？真等得急死人的。

君達：對不起！對不起！

曼娜：是不是又失眠了？

君達：不錯！昨天晚上趕着排練那個獨幕劇「血債」到兩點才睡覺，可是就失眠到天亮。（很不快活的樣子）對啦，四點鐘你還要去找和他們排練一次才好。

曼娜：真不得了！（嘆氣）來給你介紹一位我的好朋友陳素女士。

（拉君達至陳素面前）

君達：（相見怔然）呵——是——陳——小——

姐

陳素：玉成，已經不認識了吧。

君達：唔……你是陳素！哎呀，差不多認識不出來了。真想不到今天在這裏又見着你！（熱烈的握手）

陳素：我也是這樣想，分別了八年啦！日子過得多麼快，要不是這次的戰爭，我怕還遇不到呢！

曼娜：「他鄉遇故知」，我也爲你們的久別重逢而歡喜哪！

陳素：哈哈！我真高興極了！啊，玉成，您從天津中學畢業以後就回瀋陽了嗎？

君達：說來話長。我回去一年多就又到天津了，去年才去上海，這中間有段很悲慘的經過，

可惜現在還不能告訴你。——您現在作什麼工作？還在讀書嗎？

曼娜：人家早就當了中學教員啦！

君達：可喜可喜！

陳素：什麼可喜？不過是混飯吃罷啦！去年才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和曼娜還是同學呢！

曼娜：告訴你，（向君達歡躍地說）她允許參加到我們的劇團裏來工作，因爲她的學校停課啦！君達，從此我們就有了女同伴了！多幸運呵！

君達：那好極了！我們的團體才真幸運呢。

陳素：只怕使您們失望哩！

曼娜：客氣什麼？

陳素：（順手取閱君達來時所拿的稿紙）聽曼娜說您近來著作很多，這是什麼？可以讓我這

門外漢拜讀嗎？

君達：不成東西，還要請你不客氣地批評才好！

陳素：你們都是進步的，只我落伍了，唉！真慚

愧！（言次坐下翻閱稿紙）

君達：誰又有什麼進步？像我這樣命運多舛的不

幸者，除了借筆桿發牢騷外，有什麼辦法

呢？（愁苦地）

曼娜：真討厭，開口就是牢騷，聽也聽够了。

君達：您要知道不牢騷心裏更難過呢？

曼娜：你不是說過從此不再苦惱了嗎？為什麼又

這樣？

君達：因為我時刻忘不掉那個最大的創痛。

陳素：（聞稿現驚訝狀）甚麼？「血債」？（沉重

地唸出來。）

君達：（這時臉色變得可怕）是的，「血債」！昨

晚上排完了「血債」的戲以後，不禁想起了自己底那筆難以忘記的血債！所以一時觸動寫了這首詩。（向外喊道）茶房！

茶房：（走進）什麼事？先生！

君達：去買瓶好玫瑰酒來。（取一元鈔票與茶房）

茶房：是！（下）

曼娜：君達，你不是說再不喝酒了嗎？怎麼又喝

起來？你知道已經到了什麼時候？我們還應

該這樣自暴自棄，醉生夢死嗎？（向君達柔

聲地勸慰）

君達：我不是已經好久沒有喝了嗎？可是，一提

起「血債」兩個字，我就禁止不住了，因為我

想酒或者能幫助我稍許遺忘些內心的苦痛！

茶房：（遞酒與君達）先生，這是最好的白玫瑰！

（說罷下）

君達：（倒酒大杯地飲）唉！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清償我這筆血債！（苦笑地飲下一大

杯）

曼娜：不要這樣吧！（上前擬奪過酒杯）

君達：（站起來躡着，杯子和酒瓶兩手分拿着。）

上帝幫助我快找到那個該殺的債主吧！我忍受不了啦！（祈禱地自語）

曼娜：君達，你有什麼話為何不暢快地和談談呢？今天我覺得你的臉色變了，難道你有隱痛還專瞞着我嗎？呵！好君達，快不要喝了吧！（拉君達坐下後勉強把酒瓶拿下來）

君達：曼娜，你不用問吧！（很痛苦地）

陳素：唉！這首詩多麼地悲壯！悽慘！（只注視稿紙對曼娜他們的說話似未聽見）

曼娜：君達，安靜一會吧！別太興奮了。（撫慰

君達）

陳素：（讀詩）「我的家犧牲在軍閥的鐵蹄下，我的父母受盡了污辱和拷打，我的祖國又被強敵侵略與欺壓，長夜漫漫，望不著星光跟火花！」「解放」是血的代價。報私仇，雪國恥，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同胞們快團結起來吧！（君達這時痛苦地擰着頭，不自禁地用力掙破了手中的酒杯）

茶房：鄭小姐，一位劉老先生來看你，說是你的……你的……（想了好久）呵……想起來了，是你的舅爹。

曼娜：（大驚。忙向外迎接）呵！舅爹來啦！

（劉子明衣袍短褂，項帶經圈入）

子明：（滿面笑容）曼娜！好孩子！你已經長得這樣大了，你還是兩歲的時候見過我，也許

不會記得吧？你人樣也完全變了，我也老啦！唉，時候真過得快，算起來已經是廿多年哪！想不到今天會又能看見你。

曼娜：可不是嗎？你不說，我一定會認得的，舅爹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

子明：真巧極了，今天早晨我來瞧一個朋友，看見旅館門口的旅客牌子上有你的名字，我先前還不大相信就是你，後來看見「上海人」三個字，才知道沒有認錯（這時注意君達呆坐在一旁的安樂椅上，陳素站在寫字台旁）怎麼，你有客人嗎？

曼娜：呵！我忘記替你們介紹啦！（說着拉陳素過來）這是我的同學陳素。（又拉了君達，這時君達才恍然站起）這是我們救亡劇團的團長李君達先生！（君達驟見子明大驚，旋

復勉爲鎮定與子明握手）這是我的舅爹鄧子明先生。

子明：（先前也驚異非常，但自己又覺得天下絕沒有這樣巧的事，所以態度恢復安靜）李先生我倒久仰了，今天一見，又好像在什麼地方會過似的。不知道先生府上是——

君達：（不待說完就接着說）是東北人。也許我們曾經見過面。請問老先生，你尊處也是東北嗎？聽口音很像同鄉。

曼娜：對啦，我舅爹也是東北人，你們倒是一見如故哩！呵，舅爹！你大概還不知道吧？我爸爸這次在上海給鬼子的炸彈傷命啦，現在只好我一個人到處漂泊了。（感傷地垂首）舅爹，你就住在此地的嗎？

子明：可憐的孩子！（向前撫慰曼娜）我也是才

到這兒不久。

君達：（思索了片刻後好像計上心頭有意地看看錶後向曼娜說）呵！曼娜，快四點啦，你到樓下跟他們對對台詞吧！

曼娜：但是，舅爹——

君達：（不待說完即緊接着說）我陪劉老先生談談也不要緊，你快去快來就是。

子明：你們有事我改天再來罷。（站起來欲去）
君達：（忙攔住出路）何必呢？曼娜只到樓下一會就來的。

曼娜：是呀！請舅爹少等我一會吧！有君達陪你談談故鄉的事。我馬上就來的。（說罷按子明坐下）

陳素：我也去參觀。（偕曼娜同出。君達將門上的司撥令扣上）

子明：這……這……（不安極度）

君達：（是暴風雨前夕的靜默，內心顯然是大激動的表情。）

子明：（吞吞吐吐）聽……聽曼娜剛才說李先生你也是東北人，但不知是……是……

君達：是瀋陽人。（向子明冷笑）嘻嘻！我彷彿記得劉先生也是我們瀋陽人！

子明：（恐慌不自然）唔……唔……是的，是的……的。

君達：（愈故意坐近子明。）九年前瀋陽有一個青年叫劉玉成的，劉先生大概認識吧！你看他同我生得面孔有些相像嗎？

子明：李先生！你……你說的是……是……（語不成句）

君達：（沉重再說）是——是劉——玉——成！

子明：（忙偽裝不在意地說）呵！是……是的。

怎麼先生你也和他認識嗎？

君達：豈特認識，而且我同他的那個假父親還有過特殊的關係呢！

子明：（大驚失色）這……這……你說的是……是誰？（窘極）

君達：誰？（走向子明身前怒目瞪視）我們現在用不着再掩飾了，我不過才同你隔了八九年，怎麼你就已經對面不相識了！哈哈，天下事真太湊巧了，想不到冤家又對了頭。（狂妄後飲大杯酒。）

子明：你——你難道就是玉成嗎？

君達：是的！我就是九一八時候被你監禁起來，幸虧母親解救的劉玉成，也就是現在坐在你對面的李君達；好像你是從前的大軍閥，九

一八時的大漢奸劉俊；現在的偽慈善家劉子明一個樣的情形。

子明：（更慌）那麼你……你……

君達：我，我怎麼樣？（厲聲地）

子明：（很吃力地）你……你這些年都在幹些什麼？

君達：你問這個嗎？哈哈！老——實——告——訴你，我並沒有爲了你的摧殘而消沉；我仍舊在救亡的火線上爲民族解放奮鬥着！而且，（沉重滯慢地再轉激烈）而且我天天在等一個機會要向我那殺父賣國的仇人報復！（說罷恨恨地取出手槍對子明作開擊狀）清償一筆大的血債。（又將槍放回衣口袋內）

子明：（見槍嚇得倒退幾步）玉成，那……那些已是……過去的事啦；我現在覺悟從前一切